

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

三



惜湖鑄雪齋

聊齋誌異卷之三

船陽瀟松齡柳泉雨著

江中

王聖俞南游。泊舟江心。既寢。視月明如練。未能寐。使童僕爲之按摩。忽聞舟頂如小蛇行。踏蘆葦作响。遠自舟尾來。漸近艙戶。慮爲盜。急起問童。亦聞之。問答間。見入伏舟頂上。垂首窺艙內。大惶。按劍呼諸僕。一舟俱醒。告以所見。或疑錯悞。俄囁聲又作。屏起四顧。渺然無人。惟疎星皎月。漫江波而已。衆望舟中。旋見青火如燈狀。突出水面。隨水浮游。漸近舟則火墮滅。即有黑人躍起。屹立水上。以手攀舟而行。衆謬曰。此必物也。欲射。

之方開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。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
鬼時出沒其無足怪。

○○○魯公女

招遠張于旦性疎狂不羈。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。
有女好獵。生適遇諸野。見其風姿娟秀。着錦貂裘。跨小
驪駒。翩然若仙。歸憶容華。極意欽想。后聞女暴卒。悼嘆欲
絕。魯以家遠。寄靈寺中。即生讀研。生敬禮如神明。朝必香食
茶。每醉而祝曰。賜卿半面。長繫夢竟。不罔玉人。奄然物化。今近
在咫尺。而邈乎河山。恨如何也。然主有拘束。死無葬送。九泉有靈。
當璠上而來。慰我傾慕。日夜祝之。幾半月。一夕桃燈夜讀。忽舉

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。生驚起致問。女曰。感君之情。不能自己。遂不避私斧之嫌。生大喜。遂具歡好。自此無虛夜。謂生曰。妾主好弓馬。以射鹿殺鹿為快。罪孽深重。死無歸所。如誠心愛妾。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。生世世不忘也。生敬受教。每夜起。即柩前捻珠詠誦。偶值節序。欲與偕歸。女憂足弱。不能跋履。生請抱負以行。女笑從之。如抱嬰兒。殊不重累。遂以為常。考試亦載與俱。然行必以夜。生將赴秋闈。女曰。君福薄。徒勞馳驅。遂聽其言而止。積四五年。魯罷官。貧不能覩。將就窶之。苦無窶地。生乃自陳。某有薄壤。近寺。願葬女公于魯公墓。魯公喜。生又力為營塋。魯德之。而莫解其故。魯公二人。綢繆如平日。一夜側倚。生懷泪。

落智曰五年之好于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報生驚
問之曰蒙恩及泉下人徑呪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户部家如不
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
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焉會將何為女亦泣曰願為奴婢一報少間
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長難度乃抱生項生送
至通衢見路傍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
數人不等獨一鉅車綉櫻朱轂僅一老嫗在焉見女至呼曰
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
行近車嫗引手上之展軒即疾車馬闌咽而去生悵而歸
誌時日于銖因思徑呪之數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

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
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后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
科生雖慕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
一人如菩薩狀遙之曰子為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于上

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
去使浴于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
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遇涉滅頂驚寤異之自此益健
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落久之黑者益落面紋
亦漸舒至數月後頭禿童面宛如十五六時輒喜好遊戲
事亦猶童遇飾邊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

欲為求從室于朱門。生曰：待吾至河北來而後娶。屈指已及約期。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。果有盧戶部。先是盧公生一女。生而能言。長益慧美。父母最鍾愛之。貴家委禽。女輒不欲怪問之。其述生前約。共計其年大笑曰：痴婢張郎。計今年已半百。人事交遷。其骨已朽。縱其尚在。髡童而齒堅矣。女不聽。母見其志不搖。與盧公謀戒闔人勿通客過。期以絕其望。未幾生至。闔人拒之。退返旅舍。悵恨無所為計。聞遊郊郭。因循而暗訪之。女謂生負約。涕不食。母言渠不來。必已殂謝。即不然。皆盟之罪。亦不在汝。女不語。但終日臥。盧思之。亦思一見生之為人。乃托游教遇生于野。視之步

暗湖鑄雪齋

年也。評之班荆畧談甚倜儻。公喜邀至其家。方將探問。盧即遽起。囑客輒獨望。勿入內告女。上喜自力起窺。審其狀不符。零涕而返。怨欺罔。公方白其是。女無言。但泣不止。公出。意諸懊喪。對客殊不欹曲。生問貴族。有為戶部者乎。公漫應之。首他顧。似不屬客。生覺其慢。辭出。女啼數日而卒。生夜夢女來。早顧者果君耶。年貌舛異。覲面遂致違隔。妾已憂憤死。煩向土地祠。速招我魂。可得活。遲則無及矣。既醒。急探盧氏之門。果有女亡三日矣。生大慟。進而弔諸其室。已而以夢告。盧。從其言。招鬼而歸。啟其衾。撫其戶。呼而祝之。俄聞唉中咯有聲。忽見朱櫻乍起。墮瘞塊如冰。扶移榻上。漸復吟呻。盧公悅。肅客坐。置酒宴會。細展官闈。知其巨家。益喜。擇吉成禮。居半月。携女而歸。盧。

送至家半年乃去。夫婦居室儼然耦不知者夕候以子婦為姑
嫜者焉。盧公逾年卒。子最幼。為豪強所中傷。家產幾盡。生迎
養之。遂家焉。

○○道士

韓生好客。同村徐氏常飲于其座。會宴集。有道士托鉢門
上。家人投錢及衆。皆不受。亦不去。家人怒。歸不顧。韓聞擊剝之嚴。
甚久。詢之。家人以情告。言未已。道士竟入。韓招之坐。道士向主客皆
一舉手。即堅畧致研詰。始知其初居村東。破廟中。韓曰。何日棲鶴
東觀。竟不聞知。殊缺地主之礼。答曰。野人新至。無交遊。間居。揮
霍深願求飲焉。韓命舉觴。道士能豪飲。徐見其衣服垢敝。

靖湖鑄雪齋

三四七

頗淹蹇不甚為禮。韓亦海客遇之。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。自是每宴會日。道士輒至。遇食則食。遇飲則飲。韓亦稍厭其頻。飲次徐嘲之曰。道長日為客。寧不一作主。道士笑曰。道入而居士等。惟獲肩承喙耳。徐慚不能對。道士雖然道人懷誠久矣。會日當竭力作一杯水之醉。飲畢。囑曰。翌午幸賜光寵。次日相邀同往。疑其不設行壇。道士已候于途。且語且步。已至寺門。入門則院落一新。連閣雲蕪。大奇之。曰。久不至此。創建何時。道士答。校工未久。比入其室。陳設華麗。世家所無。二人肅然起敬。甫坐。行酒下食。皆二八孩童。錦衣朱履。酒饌芳美。備極豐渥。飯已。另有小進。珍果多不可名。貯以水。

晶玉石之器。光焰几褐。酌以玻璃瓈。圍尺許。道士曰。喚石家。
姊妹來。童去少時。二美人入。一細長。一弱柳。一身短。齒昆稚。
媚曼雙絕。道士即使歌以侑酒。少者拍板而歌。長者和
以洞簫。其声清細。旣闋。道士懸爵促醻。又命偏酌。顧尚美。
久不舞。尚能之否。遂有僮僕展羅瑜於筵下。兩女對舞。
長衣亂拂。香塵四散。舞罷。斜倚画屏。二人心曠神飛。不
覺醺醉。道士亦不顧客。舉杯飲盡。起謂客曰。姑煩自酌。
我稍憇。即復來。即去南屋壁下。設一螺钿之床。女子為施
錦襪。扶道士臥。道士乃曳長者共寢。命少者立床下。爲之
爬搔。二入睹此狀頗不平。徐乃大呼。道士不得無礼。往將撓

晴湖鑄雪齋

三四九

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
視床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遂登南榻故
与狎亵而美人睡去揆之不轉因抱与俱寢天明酒夢俱醒覺
懷中冷物冰入視之則抱長石臥青階下急徐視尚未醒見
其枕遺屏之右酣寢敗廁中就竝起互相駭異而顧則一
庭荒艸西窗破屋而已

○○○胡氏

真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之詞語
開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贊館之胡課業良
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遊輒昏夜始歸局閉默然不聞欵

即已在室中矣。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。
不以怪異廢禮。胡知有主人有女、求為姻好。屢示意。主人偽
不鮮。一日胡假而去。次日有客來謁。繁黑衛于門。主人遂入。
年半餘。衣履鮮潔。意甚恬雅。既至自達。始知為胡氏作狀。
主人嘿然良久曰。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。何必婚姻。且息女已許
字矣。煩代謝先生。客曰。確知今媛待聘。何拒之深。再三言之而
主人不可。客有慙色曰。胡亦世族。何遽不如先生。主人直告曰。寔
無他意。但恐非其類耳。客聞之怒。主人亦怒。相侵益亟。客起。
臥主人。主人命家人杖逐之。客乃遁。遺其駒。視之毛黑色批耳。
修尾大物也。牽之不動。驅之則隨手而蹶。躍然草蟲耳。主人

以其言忿知必相仇。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。或騎或步或弋或
弩。馬嘶人沸。聲勢汹汹。主人不敢出。狐叡言火屋。主人益惧。有
健者率家人譙出。飛石施箭。而相衝擊。互有傷。傷狐漸康。
紓^上引去。遺刀地上。亮如霜雪。近拾之。則高梁葉也。衆笑曰。
技止此耳。然恐其復至。益備之。明日衆方聚語。忽一巨鳥自天而
降。高丈餘。身橫數尺。揮大刃如門。逐人而殺。羣狹矢石亂擊之。
顛踣而斃。則鴟^下靈耳。衆益易之。狐三日不復來。衆亦少懈。主
人適登廁。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。亂射之。集矢于脣。大惧。急
喊衆奔閭。狐方去。拔矢視之。皆蒿梗。如此月餘。去來不常。雖不
甚害。而日夕戒嚴。主人患苦。一日胡生率衆至。主人身出。胡望

見避于衆中。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。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礼于先生。何故興戎。羣狐欲射。胡止之。主人近握其手。邀入故席。置酒相款。從容曰。先生達人。當相見諒。以我情好。寧不樂附婚姻。但先生車馬官室。多不與人同。弱女相從。即先生當知其不可。且諺云。瓜果之生摘者。不適于口。先生何取焉。胡大慚。主人曰。無傷舊好。故在。如不以塵濁見棄。在門牆之幼子。年十五矣。願得坦腹床下。不知有相若者否。胡喜曰。僕有弱妹。少才一歲。頗不陋劣。以奉箕帚。如何。主人起拜。胡答拜。于是醉酣甚。惟前郤俱忘。命羅酒漿。徧擣從者上下。歡慰乃詳。問居里。將以奠雁。胡辭之。日暮。繼燭。醺醉而去。由是遂安。平。

晴湖鑄雪齋

餘胡不至。或疑其約妄。而主人堅待之。又半年。胡忽至。既道溫涼已。乃曰。妹子長成矣。請卜良辰。遣事翁姑。主人喜。即同定期而去。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。奩粧豐盛。設室中幾滿。新婦見姑嫜溫龐與常。主人大喜。胡生与一弟來送女。談吐俱風雅。又善飲。天明乃去。新婦且能預知年豐凶。故謀生之計。皆取則焉。胡生兄弟以及胡媪。時來望女人。皆見之。

戲術

有桶戲者。桶可容升。無底中空。亦如俗戲。上以二席置銜。上持一升入桶中。旋出。即有白米滿升。傾注席上。又取又傾。傾兩席皆滿。然後一量入畢。而舉之。猶空桶。奇在多也。

利津李見田在額鎮閣遊陶塲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
成而太至夜室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
踵門求之李謝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室一甕不損在鬼
星楼下非此如言往視果一二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塲三
里餘傭土運之三日乃盡

閻羅

菜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焉僵然如
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主者亦
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行
殿對朕供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